|壁|上|观|

危机公关

老金来了又走,走了又回。昨晚,老金坐在我们对面,说要感谢本报,“如果没有那一组报道,今天,我不可能坐在这里……”

老金的开场白,显然,是一种客套。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关于上海女曲主帅的那一场风波,成功翻页了,且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组队近10年来,曾几何时,你看到过上海女曲队的集训开练,会吸引全国如此多媒体齐刷刷的关注?那一切,是因为老金,也因为那场风波,更因为在风波中,上海体育局所表现出的超强危机公关能力。

诚然,无论何时何地,所谓的“负面报道”,总特别吸引眼球,让人津津乐道。有人甚至说:“当今,只信负面报道已是一种不容漠视的社会病态”……

但其实,负面可以变成正面,坏事,同样可以变成好事。批评式报道,因为它出于建设性,推动了问题的解决,事态的进步,这样看来,其实也是正面报道。所以,面对危机,关键看你何处着手、如何化解。这需要的是技巧、是手段,更是一种心态与胸怀。不回避、不躲闪,勇于正视,敢于批评,果断处理……那,都是强者自强的表现。体育,拥有一种被保护的秘密,也有一种必须公开的透明,从上海体育局对此事的处理来看,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

老金的中文,说得很好。老金说,接下来他要学说上海话,因为他要当“新上海人”了。“谢谢侬”,是老金学会的第一句上海话。他真心感谢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对他这位“外来者”的接纳、包容。

今天,上海女曲开练才第三天,相信老金带队伊始,大家的心会很热,会充分挖掘报道这支队伍。但我想,老金和他那些姑娘们的道路,还很漫长,我们对他们的支持与关注,应该是细水长流、延绵不断的,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嫡系队伍。

所以,2012年,我们的报道计划之一,就是持续关注女曲。哪怕只是时不时去那里走走、看看、聊聊,听听他们的心声。祝福上海女曲,龙年龙腾虎跃!

小娴

金昶伯的到来,激发起上海女曲姑娘的训练热情,对此老金笑言——

“其实我并不是魔鬼教练”

■金昶伯为上海女曲队员细心讲解 图 TP

晚上还不到八点,上海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热闹起来了。昨日,吃过晚饭的女子曲棍球队员在走道里练起了颠球。这不是额外作业,也非硬性规定,而是队员们自发练习,姑娘们心中的热情在升温——“我要练!”

距离金昶伯带领的2012年寒假上海女子曲棍球训练营开营才两天,队内已是一派热火朝天。上周一上海市体育局的领导出面宴请了主教练金昶伯和全体队员,李毓毅局长语重心长地寄语这支风波之后的年轻队伍:今天的汗水,是为了明天的收获。而金昶伯独特的训练手法,也让队员们很快找回了久违的激情。

共有72人参加寒假训练营,都是1993年到2000年出生的青少年运动员。训练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32人,第二阶段40人。参加训练营的青少年从600余名运动员中“海选”而来,分别来自田径、足球、篮球、排球、手球、羽毛球、网球、垒球、击剑、自行车十个项目的二三线队伍。“没有经验没关系,只要肯吃苦,这就是一支有希望的队伍。”

来到上海女曲,金昶伯仍保留着在国家队时的习惯,每个周日都会给队员们开个例会。无论是训练中的困惑,还是思想上的难题,大家都可以说出来讨论解决。“当年有打奥运会的目标,那是非常特殊的时刻。其实我并不是魔鬼教练。”这个耿直的韩国男人笑起来,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真诚与温暖。“之前在上海发生的一切,都是很小的事情。在中国12年了,我的经历很丰富,这些真的只是小事。”重新集结的上海闵行女子曲棍球队,将通过寒假训练营及其他方式,逐步充实后备人才队伍,与原先的十多名队员一起,组成50人左右的班底,其中一线队员30人、二线队员20人。主教练金昶伯对新的挑战满怀憧憬:“重新回到上海,是因为我和上海市体育局有个共同的目标——为上海打造一支优秀的女子曲棍球队伍,拥有结构合理的后备人才梯队,有利于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原上海女曲仍有三名队员执意离队,她们没有参加“和解酒”,也未与金昶伯通过电话,但老金仍惦记着她们,“只要她们愿意,我随时愿意和她们聊聊。如果觉得电话交流不合适,我们就坐下来面对面地谈。”严厉也好,苛刻也罢,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女曲的未来:“我相信这是所有人共同的目标,让上海女曲成为一支一流的强队。”

本报记者 华心怡

【相关链接】

事件回眸

■ 2011年11月24日,包括本报在内的沪上媒体纷纷刊文称韩国名帅金昶伯将执教上海女曲。

■ 2011年11月29日,本报刊登《47小时内发生了什么?》一文,介绍金昶伯婉拒签约执教上海女曲事件内幕。文章在业内和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

■ 2011年11月30日,上海市体育局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一篇名为《市体育局严厉批评安于现状的上海女曲;此风不可长》的文章。上海女曲被勒令停训整改。

■ 2011年12月15日经过上海市体育局的诚意邀请,金昶伯重新返沪,缘续上海女曲,正式开始进行上海女子曲棍球后备队新队员选拔工作。

■ 2012年1月13日,金昶伯正式带领上海女曲姑娘进行了第一堂训练课。